

及偵察其動靜。果偵悉緬軍長驅直入後，北方的諸城太守乃聚議，預派部隊先埋伏於中途，緬軍抵步後，即予以襲擊，諸城太守協力作戰，於已年二月黑分初七火曜日，一鼓將成敗所率領的緬軍擊潰。

這一次的作戰，新近始被陞任披閱耶城太守，而督討披閱耶的柏室利羅閣黎初，作戰尤力，雙手操雙劍，衝鋒陷陣，追擊緬軍，以致劍斷，於是一斷劍披閱耶的美名一直傳至迄今，還為人所道。一本節見丹隆親王所著緬戰史第二卷六七，六八頁。

第六次 第二次征景邁

鄭王的再度征景邁，完全係探悉了緬軍準備來交吞府。其時緬王孟羅曉得了鄭王一統暹羅，即有意來攻，惟受制於中國，故迄未敢實現。迨至佛紀元二二一四年，緬甸與中國方面的兵爭始行結束，同時得悉鄭王曾一度征景邁，緬王認為如再放任，則將養成無窮的後患，乃已準備軍馬，存心再破暹羅，使不能抬頭，永淪為屬國。緬王此次攻邁，所採取的戰畧，依然抄襲上次攻室利阿瑜陀耶的舊法，實言之，即一面自景邁南下，另一面則由三塔關開入，然後會師於吞府。

佛紀元二二一五年間，朝勃刺邦王與萬象王不睦，朝勃刺邦王領兵攻萬象，萬象王情急，乃求救於緬，緬王孟羅特派波皮帕克領兵攻朝勃刺邦，破之，遂得朝勃刺邦及萬象為屬國，有如上所述。緬王孟羅大抵以為取得朝勃刺邦，萬象後，對暹作戰處於有利地位，乃令波皮帕克轉赴景邁駐防，從而增厚景邁方面的實力，以資防範秦軍的攻取景邁，隨後將另派軍會同攻邁。這方面的緬軍主帥，即委波皮帕克擔任。

至于三塔方面的緬軍，緬王派原任蒲甘城太守，後陞任馬達班城太守，兼任博羅南諸城的省長職的巴干溫 (Pakanwun) 任主帥，巴干溫於佛紀元二二一六年即奉命從事準備，激沿邊邊疆而集結的諸族不下三千名，由緬軍曹毗吉乍 (Phaekicha) 及緬軍五百名押赴三塔方面修築軍路及糧倉，以利行軍及囤積軍糧，地點由山麓起，通過山脈，而入遼東的三索區 (Samsup)，赤土區 (Thadindaenr)。蓋這方面地屬荒涼，且有怒山脈的餘支橫互其間。

通常情狀緬族素不睦，緬族壓迫情狀已久。此次受命為苦工，尤形不滿，因無力反抗，祇得忍受。時任苦力的情族，有自名者而來，一名披耶錫 (Phya Chenz)，原任德隆城 (Tarein) 太守，為此次情族苦力的首領，其他較次的頭目，一名披耶武 (Phya Au)，一名大拉善 (Tala Siang)，一名大拉理勒 (Tala Kalep)。

當這批情族苦力正在山林中工作期間，馬達班方面的巴干溫，另強徵一批情族人伍，被徵的一部份情族逃匿，緬軍即拘其家屬為質，由於胡亂拘捕，一部份在林中修築軍路的苦力家屬亦遭捕，那些被捕情族的家屬，受了種種的壓迫和剝削，引起了普遍的反抗。由緬軍方面逃出來的人，轉報於修路的苦力，結果成痛恨緬軍的欺騙行動，於是大家同謀，合力在暹境

內的赤土區把緬軍曹毗吉乍以及緬軍全部予以殺害，然後組成軍旅，開區掃地，沿途的情族紛紛投入披耶錫部下，因此實力愈形雄厚。披耶錫於深夜進襲馬達班城，口號全用泰語，使緬軍誤以為秦軍來襲。巴干溫及其他緬軍曹不察，信以為真，相率逃出城外，由水路回仰光。備於途途中地克復馬達班城。披耶錫乃召集其他頭目會議，認為時處已屆，應一鼓將情族所領有的諸城收復，恢復緬國。大家咸表同意，乃從事招募其他情族壯丁入伍，卒組成強大的軍旅，並收復了薩東城 (Salong) 及沙沙底城 (Hongsavathi)，然後進攻仰光 (Rangoon)，戰事糾紛着。

在吞府方面，鄭王深悉緬軍正在積極準備攻邁，乃從事準備對抗。無何又悉緬軍發生革命，預料緬軍的鉅艦情族，必與秦相當的時日，當無餘力立即向邁進攻，因此留下良機，足以派軍征景邁，以便削減緬軍侵邁的勢力。鄭王乃下令徵調北方諸城軍旅，總數約二萬人，先開赴猛達 (Mong Tai) 城的挽羅亨區 (Reng Henr)。至於吞府這方面，則徵集京畿界內諸城的軍旅，總數約一萬五千人，鄭王親自統率，於佛紀元二二一七年(即西曆一千二百零九年)十一月火曜日由水路向金剛城 (Mung Kampheankh othara) 進發，並任現時或為達府府會的挽拉亨區會帥。

在暹羅須補充的，就是位於北方的宋加綠，任太守職者為鄭土驍勇的虎驍昭披耶宋加綠，素對於景邁方面的緬軍動態非常關懷，隨時向吞府報告，就是佛紀元二二一七年中，昭披耶宋加綠亦曾將景邁緬軍的動態向鄭王奏聞，同時在奏章上正式請總攻取景邁。見拙譯昭披耶宋加綠傳。大抵基於北方形勢緊張，昭披耶宋加綠以及新劍披閱耶二虎將，未嘗在是年雨季(十一月)按時入朝受訓(軍事訓練)，於是這二位虎將遂以抗命罪，被押解吞府。而鄭王大軍出征景邁開拔於同年十二月間，結果這兩位虎將，遂未能隨征。(見拙譯同書，惟有一部份史籍則載隨征，且以作戰不力罪受鞭撻。讀者有意明瞭其真實事因者，可檢閱昭披耶宋加綠傳，有極詳確的解釋。)

回頭觀鄭王大軍曾集於猛達城期間，得報緬王孟羅委阿沙溫記 (Asi Baevunk) 任主帥，統率大軍征討仰光方面的情族叛軍。情軍不敵，敗退。鄭王對此新形勢，頗為擔憂，蓋取取景邁的機會和時間有限，如緬軍追情軍重馬達班，則情族必如室利阿瑜陀耶朝者然紛紛逃入暹境，以追捕叛黨為口實，緬軍不久將即入暹境。停止攻取景邁，則未免可惜，因軍馬亦已準備完全，且會師於猛達城，距離景邁亦非遙遠，如在緬軍開入兩都以前攻下了景邁，則對緬作戰，將減去秦半的壓力，因北部的緬軍南下受阻，且無相當的據點，秦軍即可應付裕如。反之，如攻景邁失利，或戰事拖延，則前後受敵，甚或有被切斷與吞府的連絡及供應線。凡此種種，確需要堅強和敏捷的決斷力。經了精密的考慮後，仍認為有相當的時間足以攻取景邁城，於是鄭王下令委派代理金剛城太守拍素羅 (Pha Sura) 任前鋒，昭披耶梭拉室利(二世)王朱拉梭(弟)殿後，領軍先行出發。至于鄭王則留於猛達城，以便探聽馬達班方面的消息。拍素羅及昭披耶梭拉室利的軍隊指向蒲邦 (Lampang)。